花陣綺言卷上

楚江僊隱石公纂輯
吳門翰史茂生評選

鍾情麗集

辜生者軼其名本貫廣東瓊州人氏丰姿冠玉標格魁梧涉獵經史吞吐雲煙其丈夫中之卓偉者也一旦父母呼而命之曰爾有祖姑適臨高之黎氏乃子奉朝廷命而爲士官即爾之表叔也經今數載音問杳然皆爾親之薄倖以致睽違之久疎間之甚也孔

子云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此人道之當然即辰春風和氣景物熙明俺備微贄代我探訪一度以將意耳生唯唯聽命收拾琴書命僕童佑哥隨從其行生既至入謁表叔見之盡禮乃引赴中堂進拜祖姑暨嬸并諸兄弟皆相見畢于是諸親勞苦再三詢及故舊生一一荅之盡恭且詳乃館生于西廡清桂西軒之下明日侵晨踵春暉堂揖祖姑適瑜娘侍焉將趨屏後避生祖姑止之曰呵呵出拜四哥即兄妹也都是一家人何避嫌之有瑜得命即下堦

假四緣只從這句起

與生叙禮生竊覘之顔色絶世光彩動人眞所謂入
眼平生未曾有者也厥後祖姑甚鍾愛幸生凡晨昏
命生與瑜侍食其左右焉一日謂生曰諸生失于訓
誨久矣汝叔屢求西賓無可意者幸子之來姑舍此
發蒙一二年間回不晚矣復顧瑜曰四哥寒暑早晚
但有所求汝一切與之勿以吝嗇女唯唯聽命生亦
拜謝然生雖慕瑜娘之容色及察其動靜有常言辭
簡約生亦知其决不敢犯亦以親情之故不敢少肆
也表叔擇日設帳生徒日至雖意于書翰之間而眷

戀之心則不能遏也屢屢行諸吟咏不下二三十首、

念一萌即索盡枯腸卒难通其意也

不克盡述特意其尤者以傳諸好事焉以見他作亦
皆稱是也其夜坐舒懷二首、

連城韞匵已多時耻效氷人抱璞非白璧幾雙無
地種靈臺一點有天知青燈挑盡難成夢紅葉飄
來不見詩寂寂小窓無箇事娟娟斜月射書幃、

又

多愁多病不勝情悵咊蕭然似野僧綠綺有心知
者寡箜篌無字夢難憑帶寬頓覺詩腰減身重應

知別恨苦獨坐小窓春寂寂感懷傷遇思匆匆
生自得祖姑言之後凡有需求無不得者一日生命
其侍童佑哥問瑜娘取檳榔遂以臘紙封其釀者十
顆饋生并標書于其上曰進御之餘敬以五雙奉兄
伏乞垂納生但謂其有容色不意其亦識字也見之
大悅曰西廂之事可得而諧矣乃製西江月一詞命
佑哥持以詩云

臘紙重重包裹彩毫一一題封謂言已進大明宮
特取餘甜相奉口嚼檳榔味美心懷玉友情濃物

雖有盡意無窮感德海深山重
主情不得已復繼之以詩曰
有美蘭房秀嫣然迥不羣清才謝道韞美貌卓文
君秋水涓涓月春空靄靄雲何當堦下拜珍重謝
深恩
女見之微微而哂就以雲箋裁成小柬書以復云感
承佳作貧荷良多第以白雲陽春難爲和耳生得此
柬歡喜欲狂不覺經史之心頓失花月之思愈興他
無所顧也從此屬意愈殷而已朝夕乘間尋便欲以情

動于瑜然瑜則謹穩重生挑之亦不荅問之亦不應莫得而圖之一夕月初出叔嬸會飲于漱玉亭上命使女召生生以手揮之使先行生徐徐後至蘭房東軒之隅海桃株下遇瑜獨歸生曰五姐何歸之速耶瑜曰倦矣故歸生曰久懷一事欲以相聞不識可乎女以他辭拒之曰昨承佳作健羨健羨生曰不為是也女不荅而去生大慚悒悒而赴宴半酣而歸自思桃下之遇不果所懷遂制平損憶秦娥詞一闋以泄其悒怏之意云

憶秦娥憶秦娥無意奈奈渠何奈渠何一場好事從
此蹉跎茫茫日月如梭悠悠光景逐流波花天月
地畢竟閑過
一日生就外館女竊入其所居之軒發其書笥見所
作之詩詞知生之意有在也然記歸錄至白璧靈臺
之句感嘆移時及色見生之容色變常飲食減少頗
憐之焉一夕女晚繡綠紗窗下生行過窗外偶念周
美成詞些小事惱人腸之句瑜隔窗問曰四哥何事
周、有、意、
惱愁腸也蓋爲我言之一笑曰予自思之女曰兄欲歸

矣生曰不然女又曰兄思兄之情人乎生又曰不然女又曰春寒逼兄耶生曰非寒也愁也女曰何不撩之乎生曰誰肯與撩之乎女笑而不荅生欲進而與之語自度不可于是退居軒間思向者窓前之言乃作一詞以識其事名花心動

萬緒千端惱人腸肚事有誰前說多麗多嬌有意有情特地爲人撩撥綠紗窓畔珠簾捲繡床上描花摸月如簧語一時交接千愁頓雪惟恨衷腸未竭空惆悵歸來又成間絕一片丰神千種仍生擁

就心頭成結琴心未必君知否何日把山盟同設
休猜許不是狂蜂浪蝶
生濃墨楷書命侍童持以示女女覽畢擲于地曰我
本無此意四哥何若輕人也侍童歸以告生生亦無以
爲懷乃于軒之西壁畫一鶯後題一絶于上云
遷喬公子裊金衣獨自飛來獨自啼可惜上林如
許樹何緣借得一枝棲
見者謂其題鶯殊不知其托意于其中也一日瑜之
侍女碧桃偶過生軒歸謂瑜娘曰向來見西邊軒裏

瓊州宮人畫一鳥于壁上甚是可愛瑜因伺生出遂抵生軒玩索良久知其意也乃作一詞書于片紙之上置于几間而歸詩曰

金衣今已換緇衣開口如啼却不啼自是傍墻飛不起休悲無樹借君棲

（明教之以）（寄題相從也）

生歸見瑜所和之詩正想玩間忽見絳桃持一束至生拆之魚箋爛然觸目乃是喜遷鶯之詞也詞曰

嬌痴慵極正柳困花柔東風無力桃餙纔舒杏花又褪種種惱人春色不恨佳期難遇惟恨芳草易

撫堪據處有東流逝水西沉斜日記得此去早築
盟壇共定風流策也不難愁更休煩夢務要身親
歷欲使情如膠漆先使身同金石相期也在西廂
待月藍田種璧
生得此詞大意過望願得之心愈于平昔稍尋間便
思與瑜一致款曲終不可得後二日表叔赴縣嬸又
寧歸瑜乃潛出直抵生軒生偶輟講而歸適瑜在焉
揖而謝曰往日之詞真能中阿堵中之事誠能踐之
雖死無憾瑜曰前詞聊以寬兄之意耳豈有他哉生

曰所謂身親經歷者果歷何事耶瑜不答遂欲引去
生掩窓扉而阻之因謂瑜曰幹自二月來抵仙鄉今
則蓂莢已三更矣自從見卿之後頓覺魂飛魄散廢
寢忘飡奈何無間可乘今蒙下顧寒窓而幹偶出適
歸抑且不先不後豈非天意乎而卿又欲見阻此幹
之所深不識也瑜曰凡兄言是妾豈不知而為是沽
嬌哉抑以人之耳目長也生曰為之奈何瑜曰俗語
心堅石也穿但遲之歲月而已生曰青春易擲若遲
之以歲月豈不過了時節哉瑜曰妾女子也局量褊

淺無有深謀遠慮在兄圖之則善矣言未已忽聞衆聲喧譁遂遁去不得再語生乃製浣溪紗以記其事云歌曰

雲淡風輕午漏遲晝餘乘興作歸時忽驚仙子下瑤池有意鶬鶊窓下語無端百舌樹梢啼教人如夢又如痴

忽一日生陪叔嬸宴于漱玉亭上生辭倦先歸和樂堂側聞有諷誦聲生趨覘之見瑜獨立薔薇架下拂拭落花生曰花已謝落何故惜之瑜曰兄何薄倖之

甚耶寧不念其輕香嫩色之時也生曰輕香嫩色時不能玩賞及其已落而復拭之吾妹雖有惜花之心而無愛花之實也弃之何異瑜不荅生曰往日圖之（意念甚肯一味推事）一言何如也瑜曰在兄主之非妾所能也忽覺人聲稍近遂引去生遂作減字木蘭花以思其實焉

小亭宴罷歸到薔薇花下忽驚蘭香獨立花陰納晚凉手拈落瓣輕輕整頓頻頻看花落花開厚薄之情何異哉

又一夕叔嬸俱赴鄰家飲宴生獨覤軒踽踽凉凉若

有所失正憂悶間忽見瑜娘掀扉而入謂生曰兄何憂之多耶生曰愁何足惜但腸斷爲可惜耳瑜曰何事斷腸生曰事在不言中瑜曰妾試爲兄謀之生起而以手抱頸狀向前曰卿言旣許矣不可只作一塲話說恐漸送了人性命惟子念之圖之瑜曰兄尚不念圖況妾乎生曰略圖之熟矣瑜指墻謂生曰柰此何生曰事至如此雖千仞之山尚不足畏數仞之墻何足道哉瑜曰所能圖者共計安出生乃以扇指瑜所達之路瑜曰恐不然也妾之一心惟兄是從而已

事若不遂當以死相謝第恐花之不能踐言耳生以手抱瑜欲求合歡瑜不從正反覆間忽聞叔嬸歸家遂出迎接次日乃作鳳凰臺上憶吹簫之句以示瑜云

水月精神乾坤清氣天生才貌無雙算來十洲三島無此嬌娘堪笑蘭臺公子虛想像賦詠高堂何如花還解語玉又生香茫茫今宵何夕親曾見姮娥降下紗窗又以將合風雨來訪記得何如約言難踐空斷愁腸腸斷處無可奈何數仞危墻

生念瑜娘之言欲實其心奈何無路可達將謂越危
墻恐傷身體終日沉思計無所出因自思之惟有得
向春暉堂安寢則身可通矣遂稱病不起表叔省之
生詐之曰近來數夜卧此軒間纔瞑目便見鬼魅或（詭計欺人）
牛頭或馬面而來相擊鬧心甚怖焉但以精神恍惚
所至不以爲事昨夜又夢一長牙者語余曰明日大
王將來請你你勿復起矣不覺今日身體沉重不能
起止叔聞此語大驚遂移之東軒命其小子名銘者
伴生寢焉生思念本欲設計尋入中堂只將移向東

輒無以異于西軒也至夜半乃佯狂大叫舉家驚懼生良久始言曰向見一人冠黃巾同昨所見長牙者坐罵于曰我叫你莫起我叫你莫起你强要起黃巾者言大王請先生去作平賊露布耳無他也言未已（愈出愈奇）又見一紅髮尖嘴者既至促曰速忙速忙將捉余出我與勍敵良久道是諸人起來不然被伊捉去矣祖姑聞言大恐令人請良巫歷禳生乃厚賂巫若命伊言曰若在此宿恐性命難保除非移入中堂則自無事矣乃移生入中堂安下生病亦稍安日閑肆業

于軒間夜則歸宿于堂上後第二夜生屏諸侍伴者曰今夜將服此藥你等向後閣歇宿既夜靜生遂涉入蘭房西室之前正見瑜于月桂叢邊焚香拜月生潛出立墻陰以俟之聞其微吟云

爐烟裊裊夜沉沉獨立花間拜太陰心事不須重跪訴姮娥原是我知心

瑜吟訖突見生至且驚且喜問曰聞兄被魅今夜安能至此耶生曰若非被魅安能得此會乎乃相與携手入室明燈並坐生熟視之容貌愈嬌肌膚愈瑩嬌

爲滴滴滑滑溶溶與發難當情不能忍乃曰我腸斷
盡矣欲挽瑜以就枕瑜堅意不從曰妾與兄深盟密
　真情話大有理
約惟在乎情堅意固而已固不在乎朝朝暮暮之間
　存体面　妙
也苟以此爲念則妾淫蕩之女也淫蕩之女兄何取
　說話
耶生曰卿雖不從豁之至此設使他人知之寧信無
　可对天日
他事也瑜曰但秉吾心而已生雖不能自持然見其
論時生亦喜其秉心堅確不得以從之遂相與坐談
瑜曰妾常讀鶯鶯傳嬌紅記未嘗不掩卷嘆息嘗自
　說出心話
恨無鶯嬌之姿色又不遇張生之才緣自見兄之後

密察其氣槩文才固無減于張生第恨孱陋無二女之才也以感君耳生曰卿知其一未知其二且當時鶯鶯有自送佳期之美嬌紅有血漬其衣之驗思惟今夜之遇固不異于當時也而卿之見拒何耶抑亦以愚陋之迹不足以當清雅之意耳將欲深藏固蔽以待善價之沽焉女厲色而言曰妾豈不近人情者但以情欲相期美滿千百年也假使今日苟圖片時之樂玉壺一缺不可復滿合巹之際將何以爲質耶生曰此事斡任之勿慮也但不如此不足以表情之

女乎卿請勿疑女曰諺語有云但得五湖明月在不愁無處下金鈎正此之謂也兄自此勿復舉矣生興稍闌乃口念菩薩蠻以贈女云

不緣色膽如天大何緣得入天台界辜負阮郎來桃花不肯開芳心空一寸柔腸千萬束從此問花神何須苦逼人

女亦口念西江月以答生云

借問朝雲暮雨何如地久天長殷勤致語示才郎且把芳心頓放若戀片時歡樂輕飄一點沉香那

時三萬六千場樂爾無災無痒、

生自後凡數次就瑜娘終囿執如前柔道百端畧不經意或與並坐或與並卧見生纔有異志即厲色正言以相拒又作望江南詞以示之、

（坐卧既同何不着此物其中）

堪嘆處到碧紗廚一寸柔腸千寸斷十迴容約九迴孤夜夜相支吾駒過隙借問子知乎弱草輕塵能幾許痴雲閣雨待何如後會恐難圖、

（真難過）

生情不能已復繼之以詩一絶云

青鸞無計入紅樓入到紅樓休又休爭似當初不

相識也無歡喜也無愁

女見此詩笑曰兄豈不喻往夜之言乎生曰子豈不喻但以興逸難當姑排遣之耳暨晚生歸獨坐自思廢盡心機得遂女室終不見從必無意于已也至夜復思不如與女作別至則長吁短嘆凭几而坐終不也與女一言問之亦不答（會做勢）百般開喻逼勸再三始一啟口曰余今夜被你斷送了也女大悟謂生曰兄果堅心乎生曰若不堅心早歸去矣因呼碧桃添香呼生共拜于月下祝曰妾瑜生居深閨一十七歲于茲矣

今夕以情牽意縶不得已以千金之體許之于情人
辜辂者非惟有愧于心抑亦有愧于月也敬以月下
共設深盟期以生死不忘存亡如一無負斯心永遠
無數也苟有違者天其誅之祝罷挽生就寢因謂生
曰妾年殊幼枕席（又肯）之上漠然（又怕）未知正昔人所謂嬌姿
未慣風和雨分付東君好（好不羞）護持望兄見憐則大幸矣
生笑曰彼此皆然遂相與並枕同衾貼胸（快活煞）交股春風
生繡帳溶溶露滴牡丹花檀口揾香腮淡淡雲生芳
草濕曲盡人間之樂不啻若天上之降也雖鸞鸑之

交頸鸞鳳之和鳴亦不足形容其萬一矣展轉之際不覺血漬生襦乃起而剪之謂生曰留此以為他日（留此表記）之驗生笑而從之女以口念虞美人一詞以贈生云

平生恩愛知多少盡在今宵了此情之外更無加頓覺明珠藏價玉生瑕耍時賤都千金節生死從今央祝君千萬莫忘情堅着一鈎新月帶三星

生亦口念菩薩蠻以贈女云

春風桃李花開夜燭燒鳳蠟香燃麝魚水喜相逢猶疑是夢中感情良不少報德何時了細語問鶯

鶯何人解此情、

瑜得生詞謝曰妾今夕溺于兄之情愛故致喪身失

既自心悅誠服何又說客話

節殊乖禮法非緣兄亦不至此也幸為後日之圖則

妾之所托、亦至此矣、生曰、五妞千金之身、為我而喪、

猶當銘肝鏤骨、以報子之深恩矣、豈有背月下之盟、

耶、自後生夜必至、一夕謂女曰、我以覲舅托于門下、

尊人罔知、誠恐他日此事彰聞、覲庭譴責何顏重上

春暉堂乎、瑜曰妾雖女流、亦頗知禮、豈不知韞匱之

可嘉失節之可醜乎。以子之情密意綣、以至于此、倘

他日事情彰聞尋奉巾櫛于房帷之中事若不果當
索我于黃泉之下矣遂與相泣淚數行又一夕生復（欲守情之一字便有千言萬語深謀遠慮也）
赴約女目生良久曰觀子之容色辭氣決非常人他
日得侍閨闈則雖不得爲命婦亦不失爲士夫之妻
耳萬一流落俗子手中有死而已縱使金玉滿堂田
連阡陌非所願也惟兄之是從而已生感其義作近
體一律以贈之詩曰

水月精神氷雪膚連城美璧夜光珠玉顏偏是書
中有國色應言世上無翡翠衾深春窈窕芙蓉褥

煖繡糢糊何當喚起王摩詰寫作和鳴鸞鳳圖、

瑜亦吟一律以答生云、

多感陽春一氣私、吹開玉砌未開枝合歡未得逢青史怏覩曾應失紫芝之碧沼鴛鴦交頸處粧臺鸞鳳下來時此時惟願成終始莫把平生雅志虧、

初瑜父遴民間女之艷麗者以為媵得八人焉、分四與瑜曰碧桃曰緋桃曰仙桃曰小桃分四與瓊曰臘梅曰月梅曰春梅曰素梅父母姍訓之是以皆頗知書義曉音律後姍復置四桃于蘭房之廊、教之學吟

詠歌舞故皆各有所長焉自瑜娘交通辜生之後其
媵四桃心懷憂懼恐事泄罪及每每苦諫瑜然而溺
于所愛不能自已一日四桃相率上書諫瑜娘其畧
曰
娘子生長名門深居幽閫世榮封襲家極華腴況
且仙態芳菲懿德清淑才華充贍妙手精工芳名
洋溢乎三州美譽昭彰乎十邑何不保身律己卻
乃失節喪身理義有虧彞倫攸叙倘或閨中事露
門外風聞非惟自汚於己身抑且玷辱于父母親

庭譴責他人笑譏名節蕩然性命難保誠恐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後悔難追噬臍何及苟能先事改過自新勿蹈前非待時而動則娘子幸甚妾輩亦幸甚

一篇好話

瑜得書覽畢喟然嘆曰爾良言但是余以死許辜生背之不祥今日之事其咎在我諒必不得相累也君挑曰其然豈其然乎娘子若不自新我輩終無去思

兩情迷誤豈信良言

瑜泣而論之曰余與辜生牽情溺己而成痼疾身可死而情不可解也雖蘇張更生不能移吾之初志矣

汝欲去之則去四桃同泣而應之曰妾輩侍奉閨闈已非一日矣娘子開心見誠推恩均惠感戴不已酬報何由倘若事露娘子捐身妾輩安能獨存哉誓必不相負也乃相抱唏嘘而泣久之拭淚吟詩一首以釋悶云及暮生至瑜乃出所吟詩并四桃所諫書以示生讀之赧然詩曰

一輪明月本團圓纔被雲遮更覺殘欲把相思從
此絕別君容易望君難

愈久愈篤

自後暮聚曉散九月餘溫存繾綣之情蔑以加矣不

覺大火西流金風又起父母以生久別遣僕持書促歸甚急生得書言之叔嬸治裝行爲歸計生至夜復抵女室告以將別之由二人不忍分別之情甚有憂色短嘆長吁悲不能已女乃久之拭淚曰弟無傷感（不能忘情于淫慾）且盡綢繆未知後會何時也生曰我去三兩月必至再來予無勞苦構思成病此時暫別而已瑜吟詩二絕以別生云

烏啼月落滿天霜執手相看淚滿眶明日相如歸去也文君從此倍淒凉

秋雨梧桐葉落時，悲秋懷抱正淒淒，多情自古傷
離別，莫笑鶯鶯減玉肌，
生乃以玉耳環䰟女，并留題一絶云
黄雀銜來已數年，別時留取贈嬋娟，莫將閑事縈
心曲，常把佳音在耳邊，
生又僱事不果行，延至次日，至夜，女命其侍女以白
贈身贈、金此為倒貼
金十兩青絹四疋汗巾二十條褶帶二十雙并詞一
闋以贈生，詞名柳梢青
南陌花殘西廂月暗風雨淒淒覓說君歸頓鬆金

釧臂減玉肌，吁嗟後會難期，將何物表人別離，萬
斛離愁，千行情淚，兩地相思，
生立綴排律十韻以贈女別云
驅馳來戚里，待地探仙蹤，推館開紗帳，攔階隨雁
行，二天恩不斷，一德感難忘，況復蒹葭質，親陪蘭
蕙旁，塵埃沾潔節，襟袖染餘香，月下深盟固，花邊
思語長，綣勝魚得水，何異鳳求凰，只謂歡娛永，誰
知歸思忙，百年終有在，一旦不須傷，若問重來日，
橙黃與菊香

生既別到家之後行止坐臥食息起居無非爲渝記憶也經書家業略不介意終日惟昏昏沉醉而已先是城之西北隅有村曰邁遊山明水秀多生佳麗有名小復者字微香亦美麗超群其俗有紡紗場之習又是頭

生嘗遊畋其間與之亦相好也生有詩以贈之

生長茅茨在邁遊微香兩字勸炎舟玉般溫潤齒般馥花樣嬌嬈柳樣柔巧笑千金蘇氏小清歌一曲杜家秋也知好事人多愛不可明知但暗求

微香緝知生歸意其必訪已也日日候待杳無消息

疑其必有他遇而忘已也乃效温飛卿體作懊恨曲以怨之云

蓮藕挑絲那得長螢火作燈難得光薄倖惱思無實意可憐粉蝶與蜂黃君何不學鴛鴦鳥雙去雙飛碧沙溼蘭房白玉尚漂聆何況風流雲散了大是兒女抹翠蛾貴財賤德君知麼天桃濃李雖然好何似南山老桂柯悠悠萬事回頭別堪嘆人生不如月月輪無古亦無今至今長照丁香結

徽香覩書于鸞箋之上以寄生適生之友王仲興

生檢閱詩書得此幽閒誰之筆也生以實告與王生共探之焉微香以生久別見生至大喜向生憂悶之情凄然可掬微香以王生在彼亦不敢語生至夜分王生倦而寢矣微香謂生曰自從君之別妾也不覺烏兎沉東西矣而妾思君之心不啻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深藏固蔽以待君亦已久矣近聞君歸喜動顔色思得一見而無由今夜既蒙垂顧正當繾綣以償契闊之情而君之短嘆長吁愀然不樂何也豈非疑妾有外意乎抑亦君有別遇乎生曰感子之情亦已

多矣奈何將新變故易以故變新難微香笑曰妾之
言果不差矣君盍均而惠乎生不答微香曰君寓臨
邑所寓者得非臨邑之人乎生曰然復問女爲誰名
何氏之女也生不肯言再三逼勒良久始言曰子亦
我之情人也語之何害子宜秘之勿言其姓名于人
斯可矣微香指燈而言曰我若蓮子之祝有如此燈
不虞其娘心便輕說出
請言之勿慮也生乃曰黎氏名瑜娘字玉真微香嘆
息而言曰此人無雙也其面圓而光其質富而溫其
目淡而澄其聲清而婉果然乎生曰子之言如親見

異心話

也何以知之微香呂妾之表親有善穿珠者前日往臨高生訃至故邑黎士官家有此人也且復開其善詩有作贈君否乃誦其柳梢青與微香微香擊節嘆曰才貌兼全真天上之人也子之見我如土塊宜乎乃綴滿庭芳一闋以贈生

月下歌聲風前笛韻遙思當日風流枕邊言語尤記在心頭（絕妙）玉珮玎璫別後空惆悵永巷閑幽行雲去後離楚岫又入瀛洲入瀛洲仙境裏奇逢姝麗端好綢繆羨金桃玉李鳳偶鸞儔一個文章清

雅、一個體態嬌柔、誰念我雕欄獨倚、一自數三秋
生觀玩答謝曰念愛卿之情不爲不多負卿之罪不
爲不少矣立綴木蘭花一闋以答之
念舊時行樂處乍落兒乍生向花下重門柳邊清
巷弄猶三聲聲斷柴門啟見花顏玉臉笑相迎喜
氣吞目目歌喚小溜冷冷。自從別後阻歸程不是
我無情奈故思漫漫新歡歎歎誓下深盟情已固
心意誰許從今長擔謝芳卿腸斷紡紗塢上月輪
依舊光明

明日生與王仲顯因歸抵家後因念微香之語乃賦
長歌一篇以貽之云
我生幸值昇平時春風和氣長熙熙幸今喜在繁
華地山水清佳人秀麗此生此世豈徒然好展情
懷樂所天不須貪富貴何必求神仙萬歲虛生耳
縱有千金亦虛死世間萬事非所圖惟慕嬌娥孤
已矣君不見卓文君至今千載芳名傳古人今人
同一致有能逢之亦如是人生年少不再來人生
年少早開懷黃金買笑何須吝白璧偷期休更隻

我曹本是風流客願向金門獻長策腳跟踏遍海
天涯久慕傾城求未得親家有貌價長城養在深
宮十八齡蕙性芳心真慧黠玉貌花顏最嬌嬈春
山遠遠秋波淺嫩笋纖纖紅玉軟暗麝紛紛百和
香綠雲遠遠雙鳥綰上追能字衛夫人下視工詩
朱淑真柳絮才華應絕世梅花標格更超羣幽閨
清壼深深處羅幃錦帳重重貯絕似姮娥住廣寒
世人有眼無由覩記得春光三月天曾尋流水到
桃源春暉堂上分明見曉繡窗前款語言蓋僕然

魚來傳意繇詩詞絡繹通情素數向花前寄約時因
於月下深盟處爛揉紅影照蘭房香噴清烟襲象
床一線桃花生玉暈碧梧枝上鳳和凰芳情百紐
丁香結貞心一點薔薇血個中頗覺兩心知妙處真妙
真、妙、讀、偏難向人說朝朝暮暮戀高唐忘却人間日月惟
回首白雲歸思切金刀寸寸斷人腸美滿恩情呻
吟絕銷魂怕唱陽關疊依依牛女隔星河杳杳行
雲歸楚岫香羅重帶又何時惆悵西風淚濕衣舊
恨牽連推不去新愁搆結有誰知惟有知情舊知

已舞把其言慰愁耳多承感惠感感難忘自覺違心慚愧不已徐徐思後再思前回首西風一悵然應是前生曾種福今生偏得美人憐

徵香得此歌以示其同伴善兒團閣阿貞輩衆口稱誇乃共作手卷以贈生焉名雙美請畫繪圖于其首徵香又攄妙思作並美序一篇以冠其端復繼之以長歌一篇文多不載聊錄歌并詩以傳好事者

嘆南人物仰天下才子佳人兩無價吳門鄉里何足數蓬台向瑶池此其亞画堂重重閉廣寒[illegible]

馬躍金鞍奇才美貌皆潘岳膩體杏肌盡弱蘭芳
蘭潘岳今何許聽說瓊林鸞鳳侶鳳友鸞朋絕世
無一雙兩好真無比天與風流年少郎聲名藉甚
動炎荒鳳雛驥子麒麟種繪句文章錦繡腸生來
灑落起塵俗繡虎雕龍總人目萬卷詩書擁錦綺
下筆詞賦吐珠玉清風明月四時情勝境名山足（可歌可愛）
遍經曾向朱崖開絳帳忽從戚里遇嬌婷嬌婷自
是豪家子長養綺羅叢隊裏天上麗質自超群百
媚千嬌誰與比水月精神氷雪肌芙蓉如面柳如

眉春山淡淡，橫蛾黛，戛玉鏗金滿箱帙。光風溜溜，泛崇蘭，碧澗溶溶涵皓月。久擅芳名蕩海天，風流年少總誇妍。笑他有眼何曾見，美子相逢豈偶然。偶然相逢真奇遇，時人那得知幽趣。紅葉飄時傳麗情，緋花泛水知山路。直入蓬萊第一層，雲軒謁拜許飛瓊。鮫綃帕上題佳句，鴟尾爐前結好盟。黃鶯喚友遷喬木，丹鳳求凰棲翠竹。醉風芍藥暗生香，着雨天桃紅杏肉。絶似姮娥下月宮，宛如神女在巫峰。翻嫌月殿非人世，却笑巫山是夢中。何

幸逢明盛世，早能償此風流債。負茲通古通今才
還我傾國傾城態。傾國傾城世無多，通古通今誰
復過。絕勝蘭香伴張碩，宛然蕭史共秦娥。秦娥蕭
史，華無比，不過如斯而已矣。天香國色產南方，不
讓中州獨專美。嗟予與子素相知，記訪紗窗夜月
時，浪作狂歌贊雅，美聯傳盛事，記佳期。
善兒字純叔，徽香之姪也，年最小，惟善歌詩詞。詩曰
才子風流正少年，佳人窈窕正嬋娟。一雙兩好真
無比，百媚千嬌出自然。瑤樹瓊花欺眾卉，金山玉

海冠群賢閨君此遇眞奇異收獻風流並美篇

團圓字玉輪詩曰

連理枝頭並蒂花天才國色兩堪誇人間祥瑞人表天上神仙萼綠華太液芙蓉原解語崑山美玉自無瑕也知緣分從前定造化安排本不差

阿眞字潔節詩曰

好事多偏自古然佳人才子貴雙全文君司馬詩重見崔氏張生豈獨專竊玉偷香輸妙手連珠合璧羨良緣雲英若問紗窗事為道花開月未圓

生得其眷感四人之厚意亦作一律以謝之詩曰
雲鎖霞箋照眼明長篇短韻總含情織香妙手竒
還捷絕叔詩篇宛更清團也相應如小小真芳端
不讓瓊瓊朝思暮想心常念欲報深恩愧未能
生自別瑜娘之後倏爾十柄三稔而相思之心如一
月也奈鱗鴻杳絕後會無由是月某日適值祖姑生
旦乃托所親于父母曰某日祖姑誕辰理當往賀（實此爲由耳）
妾吝四哥一行而不使之往慶之耶父從之矣且遂命
生起行既至表叔一家喜生再至莫不欣然于是復

蒲生于桂清西軒之下、生遍視窻軒如故詩書若舊惟庭前花木有異耳、不勝舊遊之感遂吟近體一絶以寓意云詩曰、

一年兩度謁仙門前值春風後值冬、草木已非曾度色窻軒還是舊遊蹤、重臨楊柳三三徑尋憶高唐六六峯、知是舊盟應不負虛言萬事轉頭空、

生既至數日、無間可乘與諭一語因設卧中之計、尚未克果而祖姑之壽日至矣乃製千秋歲令一首以慶壽云、

菊遲梅早報道陽春小、坡老說斯時好、比堂萱蔭

茂南極箕星皎、人盡道群仙此日離蓬島、寶炬紅

光耀、金獸祥烟裊、絲竹嫩、蟠桃老、永隨王母壽、彭

笑歲歲天、華堂年年、膝下斑衣繞、

後二日、生侍祖姑于春暉堂上、忽見堂側新開一池、

隙處趦往視之、正見瑜娘倚墻觀魚、生笑而言曰、不

期而遇、天耶、人耶、瑜娘曰、天也、豈人之所能也、不期

天緣湊巧

然而然、非天而何、遂挽生共坐于砌石之上、且曰、此

僻陋、人罕到此、姑坐此、徐徐而入可也、遂相與訴其

閨閣之情、夢想之苦。自未及酉、雙雙不離、輒開嬌喉
之聲。女遂辭去、復顧生云、自此路可以達妾室。見其
圖之。生領而歸館。至更深夜靜、生越墻而入、直抵女
室。將女已睡熟矣、生扣牕良久、始驚覺、欣然啟扉相
迎、携手入室、添燈共坐。謂生曰、待兒久矣、不至。聊集
古句一絕、方就、憑几而卧、不覺睡矣。生問詩安在、女
乃出以示生。詩曰

月娥雪夜夜漫漫、鬟亂釵横特地寒。有約不來過
夜半、月移花影上欄杆。

生覽畢，謂瑜曰：「自別之後，思子之心，恍然在前，忽然在後，未嘗一日而離也。所噓所吸，一起一止，何莫而非相思乎？」瑜曰：「非特兄也，妾亦皆然。」彼此同病生乃口占律詩一首云：

再到天台訪玉真，又門一笑滿門春。羅幃綉被雖依舊，壁月瓊枝又是新。可喜可嘉還可異，相逢相愛更相親。何當推廣今宵事，永作天長地久人。

瑜亦口占和之：

洞房今夜降仙真，歎玉溫香滿被春。謾說別離情

最苦且誇歡會事重新意中有意無他意親上相親愈見親欲得此情常不斷早尋月下撿書人（不必尋先已着手）自是二人眷戀之情愈于平日一夕生携微香所作手卷示瑜看未畢變色大怒曰視兒勿多言却又多（蕩子不謹張）言（醜行可怒可恨）妾之名節掃地也生解說百端終不與生一言後夜復之堅闔重門無復起矣瑜方悔巳前非咎生薄倖終日閉門獨坐對鏡吟哦一二日間纔與生相見見之亦不交半語凡半年間生不能中其情悒怏（虧他耐久認真過了）滿懷大失所望乃述近體一律以示之詩曰

巧語言成拙語言好姻緣化惡姻緣回頭恨撚章臺柳扳面懇看太華蓮只爲玉盟輕蕩泄遂教鈿誓等閒遷謫人爲挽天河水一洗前非共往愆

女玩味良久始言曰兄在此久矣盍歸紡塲之情人（欲心之萌動故將此言挑之以好）乎生曰卿何爲出此言也獨不記月下深盟乎且轄（乖賞）當時不合失于漏泄罪督圖無所逃矣然古人有言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遠恐以往之小過而（有理）阻來者之大事乎瑜拜謝曰兄之心金石不踰妾之（歸真）愁且以試兄耳亦續吟一律、

一洗前非共往愆從新整頓舊姻緣聲名蕩漾雖（忍不住了）
堪怨情意慇勤尚可憐任是春光先泄漏忍教月
虧不團圓莫言幽約無人會已被紗場作話傳
自此之後情好如初一日以前卷展開評論瑜曰四
美人之才調見識于此可見其形容之高下亦可得
而言歟生曰姑即吾所見而言之小發則精神清徹
肌體細膩而嬈媚不足言焉善兒則體態嬌嬈骨肉
勻細而溫潤不足言焉而兼之者其子乎。（好、琴、承）女曰貞園
如何生曰尋常而已不足齒錄又問二美人才調何

如生曰馥之詩奇而妙善之句婉而切蓋馥長于詩歌而短于詞賦善優于詞歌而劣于詩賦至若談笑歌舞馥俱優于善也雖然地無硃砂赤土爲先以于方之則美玉碔砆判然矣女曰紡塲之二女其容色

這、句、面、舉、話、要、的

既如此其才調又如彼以妾身之萬萬不侔矣兄舍

捻、肢、晚、蕭

近而就遠何也生曰慇是何言也卿乃天上之碧桃

好、裏、與、方、可、贖、倫、罪

月中之丹桂彼不過微芳小艷而已豈敢與卿爭妍媸也正昔人所謂西施王嬙爭洗却臉與天下婦人鬭美者也女感其言乃吟長相思詞一闋以戲生云

其詞曰

大巫山小巫山、暮暮朝朝雲雨間、誰憐鳳偶鬧歌、以鬧樂以團繞向瑤臺覓彩鸞金波依舊圓

一夕天色陰晦生與瑜待月久之乃同歸蘭室、床地而坐盡出其所藏西廂嬌紅記等書共枕而玩瑜娘曰西廂如何、生曰西廂記不知何人所作也、致之于唐元微之時、常作鶯鶯傳祈會仙詩三韻清新精緻最爲當時文人所稱羨西廂記之權輿其本如此也歎然鶯鶯之所作寄張生自從別後減容光萬轉千

愁懶下床不爲傍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此詩最妙可以伯仲樂天牧之而此此記不載又不知其（只這時候有閑工夫論詞曲正是緊處放一冷着見作者之有波瀾頓挫妙處）何故也且句語多北方之音南方之人知其意味罕焉又問嬌紅記如何生曰亦未知其作者何人但知其間曲新井井有條而可觀摸寫言辭略略之可聽而不厭也苟非有制作之才焉能若是哉然而諸家詞多鄙猥可人者僅一二三焉予觀之熟矣其中有何詞最佳瑜曰一剪梅生曰以予看之似有病瑜曰見勿言待妾思之間然曰誠然生曰何在曰離有悲歎

合有悲歡乎生笑曰夫離別人情之所不忍者也大丈夫之仗劍對罇酒猶不能無動于心況兒女子之女者其曰離有悲固然也離有歡吾不之信也至若會合者人情之所深欲者也雖四海五湖之人一朝同處而喜氣歡聲亦有不期然而然者況男女交情之深乎謂之合有歡不言可知矣謂之合有悲雖或有之而吾未之信也瑜曰兄以何者為佳生曰如此恩情吾所稀吁嗟好事到頭非汪汪兩眼西風淚灑遍陽臺化作灰一詩而已瑜曰與其慕他人孰若

論得盡情

親歷于已妾之遇兄較之徃昔殆亦彼此之間而已他日幸得相逢當集平昔所作之詩詞爲一集俾與二記傳之不朽不亦宜乎生感其意乃口占一曲自歌以寫懷云歌曰

西江月上團圓錦江水上潺潺花塔貴賤總摧殘回首真堪嘆回首真堪嘆可嘆骨爛名難爛殘編留得在人間付與多情看待月情懷竊名手段這般人真可嘆想崔張行蹤憶溫嬌氣岸相對着腸頻斷此情可恨汝爾相逢豈等閑須教通貫休徵

明判若還團欒早作風流傳、

初交通後收斂行跡無罅隙之議故人無知者豈意再至之後情欲所迷罔有忌憚一家婢妾皆有所覺所否者惟瑜父母而已瑜亦厚禮諸婢欲使緘口李何谷懷舊恨悱悱欲言以財賂之猶且不已自度不忻出醜可久留乃設歸計尚未果也忽一婢懼事露而罪及已竊言之祖姑祖姑以生之馴謹達禮必無此事反答其人自是衆口漸息時又叔嬸同寓別館祖姑昏夜不知防備始大得計畧無畏懼之心暮樂朝歡無

所不至一日生與女同步後園墻南軒中徘徊觀竹正談謔間而瑜之弟黎銘佐而見之生大駭恐言于叔孀乃厚結銘心初生有一琴名曰碧泉平生所嗜好者銘嘗問取生不之與至是而遺焉雖得銘之歡心然而諸婢切切含恨惟待叔孀回而發其事生自思惟形迹不寧設使叔孀知之則負罪無極矣托以歸省告于祖姑祖姑固留之再三生終不從瑜夜潛出與生別曰好事多磨自古然也歡會未幾讒言禍

至、祝、痛

起柰之何哉兄歸善加保養方便再來毋以間隙遂

別

成永別使誓盟爲虚言也因泣下而沾襟生亦掩淚
而別踰以一剪梅一闋并詩一首授生曰妾之情意
竭于此矣兄歸展而歌之即如妾之在于左右也詞
曰、
紅滿苔堦緑滿枝杜宇聲歸杜宇聲悲交歡未久
又分離彩鳳孤飛彩鳳孤棲別後相逢是幾時後
會難知後會難期此情何以表相思一首情詞一
首情詩
其詩曰萬點啼痕紙半張薄言難盡覺心傷分明

一把離情劍，刺破心肝，割斷腸。

生亦綴法駕到引詞一首以別女云

歸去也歸去也歸去幾時來峽口雲行仙夢杳雨中花謝鳥聲哀落葉滿空堦真個是真個是惱人腸涉上鴛鴦樓來穩枝頭鷓鴣叫何忙相對泪漣裳須記得須記得須記月前盟料必兩人扶一木莫移花影帶三星了得此生情

瑜覽畢謂生曰從者遊遨諸美近贈之詩意甚忠厚（好事者施惠與人）今將薄禮寄兄以餽之可乎生曰可瑜乃命待女取

花中十條、裙帶三十三雙、以與生裝之訖、瑜遂含淚再拜而別、生既辭歸、抵家之後、命僕以瑜所寄之物、以遺紡紗諸女、微香寄聲與僕曰、寄聲與四郎、彼豈不知趙姬之言乎、僕歸以告、適王仲顯從焉、生微笑之友曰、何謂也、按左傳趙衰之事、趙姬曰、好新慢故易、微香特諷予也、次日復命僕持書一緘以貽微香、展而視之、乃唐體詩一律、詩曰、

寄與多情舊故人、幾乎爲爾喪良姻、空懷杜牧三生夢、難化瞿曇百億身、雲散雨收成遠別、花紅

綠爲護春不堪回首紗塲上風雨蕭蕭月一輪

徵香靜令思之嘆曰句句嶄奇字字響亮正唐人之格律也然終致疑于幾乎爲爾喪良姻之句欲生之來以實之亦次韻一律以答之詩曰

彼情人是我情人就説無因亦有因千里相思愁裡句幾番歎命夢中身天邊依舊當時月洞口時非往日春若念小樓携手處重來花下賞氷輪

徵香累累遣人召生終不之顧盖鑑當日泄情之故也然而徵香之寄餽不絕生感其意復以詩一律而

絶之焉詩曰、

紡紗塲下舊姻緣、回首東風倍慘然、已接赤繩先繫足、免勞青鳥再啣箋、任教柳絮隨風舞、莫謂韶光徹夜圓、不是憐新違舊約、由來好事兩難全、

徹香得此詩、知生絶巳也、然而慕生之心、未嘗少怠、亦和一律以答生、和曰、

紡紗塲下舊姻緣、怕說前緣又黙然、今日反成班氏扇、當時休製薛濤箋、玉簫巳負生前約、金鏡徧從別處圓、自是人心多變易、休教好事不雙全、

生時名籍甚郡邑咸欲舉生爲庠生生父以愛子故不欲遠涉利途恐致離別之苦然而衆論紛紛無時休息生潛喜乘間言于父母曰除非出外可避父喜曰可往祖姑家少避五六個月衆口無不息矣生曰（正中所懷）如或官司逼勸如何則紿曰已隨伯父之任矣生之伯父首爲商官者父即日命促裝起行既至祖姑一家欣喜愈甚禮待如初生告所來之由叔曰倘不厭寒微姑寓于此朝夕與諸生相與講明禮義此某之所深幸也生拜謝退居所寓之軒偶見綠紗窻上有

細字書詩一絶、

壁上鶯還在、梁間燕已分、軒中人不見、無語自消魂。

生咏其意、知是瑜之筆也、亦書一絶于其旁、

腸斷情難斷、春風燕又回、東風和且暖、雛稱結雙飛

生思玩間、忽見瑜娘突至、且喜且懼、再拜謂生曰、兄真信士也、果不失信、自兄歸之後、媒妁克諧、逑無虛日、父母亦有許之者、但未成事矣、妾心想追于父

之命不得已而歆恨于九泉之下不及與君訣別爲懷今幸不死尚得相見殆天意乎未審計將安出生曰此輅之所以日夜切思者也蓋嘗思之有三親戚不可爲婚一也父母之命不可違二也不敢言于父母三也爲今之計惟在于卿主之而已瑜曰凡妾可力爲者敢不自效望兄指引則善矣生密約于女耳邊之言女起謝曰正合妾意言未已忽聽籠內鸚鵡叫夫人回夫人回瑜聞之遂遁去臨行反顧生曰蘭房之約三更後四更前其時也妾倚牕候生許之是

互相密計

夜月明如晝萬籟無聲生視諸僕皆睡熟輕步潛至女室瑜正倚窗而立相見之際喜不自勝生將挽之寢瑜曰醜陋之質此事于兄故不敢辭第以月明花開之景不可常得思與君少同玩賞以度良宵耳遂並枕于玩月亭右廊階下俄而婢女數輩捧饈饌至羅列滿前二人相與酣謝極諸欵曲自是之後幽會（只好兩心知是）佳期殆無虛日眷戀之情親昵之意有不可得而言（誰對人說）語形容者所作詩詞不可盡述姑記含蓄深意者十

絶

其一

昨夜東風透玉壺，零零湛露滴真珠。寄言未聞飛
瓊道，曾識人間此樂無。

其二

一陣春風透海棠，滿身春汗濕羅裳。個中好趣惟
心覺，體態惺鬆意味長。

其三

臉脂腮粉暗交加，濃露于今識翠華。春透錦衾紅
浪湧，流鶯飛上小桃紅。

其四

寶鴨香消燭影低被翻紅浪枕邊欹一團春色融
懷抱口不能言心自知

其五

葡萄軟軟瑩酥胸但覺形銷骨節鎔此樂不知何
處是起來攜手問東風

其六

淡淡溶溶總是春不知何物是吾身自驚天上
仙降卻咲陽臺夢不真

其七

形體雖殊氣味通、天然好景自然同、相憐相愛相親處、盡在津津一點中。

其八

半夜牙床戛玉鳴、小桃枝上宿流鶯、汗香濕透胭脂態、一段春嬌画不成、

其九

燭盡香消夜悄然、洞房別是一般天、若教當日襄王識、肯向陽臺夢倒顛。

其十

魚水相投氣味眞不膠不漆自相親兩身忘却誰
爲我恐是天生連理人

一日祖姑獨坐春暉堂上生侍之側姑謂之曰昔傳
姻事爲下玉鏡何謂也生以其溫嶠事爲對祖姑曰
汝知其間之意乎生曰不知祖姑復曰汝宜益加修
好吾之女孫誓不他適當合事汝以繼二姓之歡好
亦使溫嶠之下玉鏡臺也生再拜謝至暮生乃以言
告瑜瑜乃大喜笑曰古人有言人心同欲天必從之

豈虛語哉生曰明日當亟歸遣媒言訖勿失期也明
日遂告歸及抵家遂備細以語姑之語告其父父欣
然從之擇日命媒起行既至以所求之語告之姑曰
四哥容貌文采出衆固自可敬可愛有婿如此足慰
人心奈他人恥笑何媒曰何傷乎温嶠之下玉鏡臺
傳之世又曰老泉氏適程氏家舅之女也二公其謂
乎自古迄今但聞傳其事以爲美談豈以是病之者
夫何疑之有哉叔嬸亦允之遂備黃金笄二釵茶一藁
爲定禮生娉有名朝華者從媒之人乃出生書以示

瑜娘瑜娘盥手披讀三復而嘆其書曰
辜輅端肅書奉玉貞小娘子粧次輅世忝姻緣之
契締結絲羅叨因叔姪之情寓居門館詎意天緣
合會新逢曠世之嬌嬈人意交孚果是前生之配
偶樂生意外喜溢目間細想淑候蘭蕙其芳冰霜
其潔秋水為神玉為骨傾國傾城芙蓉如面柳如
眉欺花欺月柳絮因風起藹然謝道蘊之奇才寒
藻漾漣漪燦若朱淑貞之文采誠所謂天上之神
仙君子之好逑者也柰何一寒如此百技無能才

不逮入貌非出衆忝得一拜于雲階。事已足矣何
況側身于玉樹恩莫大焉粉身不足以言報萬死
實難乎酬德惟捫心有愧揣已何堪曩聞太夫人
因親致親之言歸心如箭今見椿府君執柯伐柯
之愛來意若此倘得叔嬸允諾無辭想應尒我心
計所如百歲婚姻在此一舉千年會合於此片時
專望竭力贊襄毋使青蠅汙白璧同心協志庶教
秀士近嫦娥則平生之至願足矣月下之深盟遂
矣茲因媒氏之行敬勒鸞箋特附娟子之懷祗候

凰音即宸天地皆泰山川自秀伏冀保重千金之

軀永訂百歲之期不宜

後二日蝶氏告歸朝華入辭瑜娘瑜乃出一箋以寄

生焉展讀良久感歎不釋手其書曰

妾瑜歛衽奉復辛兄閣下伏自一別倏爾旬餘胡

蝶之紛未乾麝蘭之香猶在松竹之表常彷彿于

目睫之間金石之盟每念昭于心胷之內忽喜冰

人之傳事又喜雲翰之飛來不忻千喜恭惟文候

學貫天人博通今古風采賈少年之弱冠詞藻李

賢喆之奇才誠所謂文苑内之英華士林中之翹楚者也瑜也貌似無鹽才非道蘊自謂千世而無取所在兄而見憐幽谷發陽春多感吹噓之力葵花傾曉日幸蒙光照之私托庇二天已非一日誰意人心有緣天意果從因親復得致其親莫非命也發願竟能諧所願不亦可乎忽然手舞足蹈而不自知自此生順死安而無復憾事已定矣言更何云惟冀尊所聞尊所知益勵占鰲之志宜其室宜其家竚看協鳳之祥不須待月于西廂正好

挑燈于北牖每使前人獨專其美免思微弱以裒
厥躬伏乞鼎調以副時望不宜